

《夷堅志》裡的水陸法會

高振宏、李建弘

《夷堅志》是由宋朝洪邁（一一二三—一二〇二）

所著。洪邁出生於北宋末年，長於南宋，歷任翰林學士、龍圖閣學士、端明殿學士等職務，是南宋名臣。《夷堅志》書名取自《列子·湯問》「夷堅聞而志之」，全

書內容是洪邁蒐羅當時流傳的各種神怪、感應、靈異故事。目前流傳的《夷堅志》，除了洪邁本人記錄的內容以外，有些則是後人添補的。書中各篇故事的背景，具體反映南宋以後，社會上流行的各種宗教活動、觀念等等，堪稱是南宋宗教風俗的縮影。雖然全書以洪邁熟悉的道教、民間宗教等內容為主，卻不乏佛教的相關主題，例如地獄和閻羅王的審判、穢跡金剛法等等多有記載，流行的水陸法會，也是其中之一。

水陸法會的異聞

水陸法會不論在時間、壇場設置，動員的人力、物力各方面，堪稱是佛教的大型法會之一。水陸法會有著

繁複的內容，講究的儀式，而舉行水陸法會的目的之一，古今皆然，就是超薦亡者，南宋時人也是一樣。丙志卷第十五的〈金山設冥〉是典型的故事：

太學博士莊安常子上，宜興人。因妻亡，爲於金山設水陸冥會資薦。深夜事畢，暫寄榻上，夢妻來，冠服新潔有喜色，脫所著鞋在地，襪而登虛，漸騰入雲表，始沒。驚覺，以白於僧及它人。皆云：「是生天象也。」

這則故事的大意，是一位太學博士，因爲妻子過世，所以在金山寺爲亡妻舉辦一場水陸法會，以超度妻子。水陸法會到深夜才剛結束，莊太學博士就夢見妻子換上新衣，投生天上了。簡短的故事裡，我們也能發現不少和水陸法會儀式相關的重點。例如，一、往生者得到超薦的徵象之一，是換上新而乾淨的衣服。讓人聯想內壇中設置的沐浴亭。二、我們可以猜測當時水陸法會結束的

時間，應該是在晚上，而不是目前我們習慣的下午到傍晚之間。也許當時的記錄並不精確。三，在南宋時，金山寺可能就以舉辦水陸法會著稱，或許這也和水陸法會與梁武帝結合的傳說有關。據說歷史上第一場水陸法會，就是在金山寺舉行的。甚至，金山寺的水陸法會，是冥陽兩界都著稱的。《夷堅志》裡有好幾則水陸法會的故事，都以金山寺為主要的場景。甲志卷〈神告方〉是其中之一：

建昌人黃襲云，有鄉人為賈，泊舟潯陽。月下彷彿見二人對語。曰：「昨夕金山修供甚盛，吾往赴之。飲食皆血腥，不可近。吾怒庖者不謹，漬其手鼎中，今已潰爛矣。」其一曰：「彼固有罪，責之亦太過。」曰：「吾比悔之，顧無所及。」其一曰：「何難之有？吾有藥可治。但搗生大黃，調以美醋，傳瘡上。非唯愈痛，亦且滅瘢。茲方甚良，第無由使聞之耳。」賈人適欲之金山，聞其語，意冥冥之中，假手以告。後詣寺詢之。乃是夜設水陸，庖人揮刀誤傷指，血落食中。恍惚之際，手若為人所掣入鑊內，痛楚徹骨，號呼欲死。賈人依神言療之。兩日而愈。

這則故事應該是洪邁從建昌人黃襲云處，或是其他人輾轉聽來的。故事是黃襲云的商人朋友在潯陽的親身經歷。商人在路途中遇到兩位冥界的好兄弟，偷聽到他們兩人的對話。原來，因為金山寺水陸法會準備的施食很是豐盛，這兩位好兄弟前一晚到金山寺吃冥宴。不料他們嚐來卻感到腥臭不適，其中一位責怪伙房裡的廚師，於是作怪讓他燙傷了手，吃了苦頭。另一位則是善意的勸解，還想藉著提供藥方，以治療廚師的燙傷，算是彌補兩位好兄弟發怒的過失。最後，故事有了圓滿的結局，廚師的手傷得到了妙藥治癒。故事或許還暗示，金山寺為亡者準備的施食料理，是頗有口碑的，應當是冥界的美味。

金山寺是水陸法會的重要中心，支庚卷第九的〈金山婦人〉的故事裡也以金山寺為場景，記錄了它的素食糕餅。而且，它還有著更神奇的感應內容：

祝堯卿云：有士大夫自浙西赴官湖外，妻絕美。舟過揚子江，大風作於金山寺，所乘舟覆，妻孥盡溺。唯大夫賴小艇得脫，就寺哀慟，累日然後去。三年秩滿東還，復屆故處。就寺設水陸供薦，禱於佛，乞使妻早受生。罷時已四更，少焉僮奴掃蕩，逢一婦人，

滿身流液如澆涎，裸跣抱柱，如醉如癡，呼之不應。黎明，僧眾聚觀，大夫亦至。細認之，乃其妻也，駭怖無以喻。命加薰燎，具湯藥守之，至食時稍稍知人。自引手接湯，俄而復活，夫婦相持而泣。遂言其故曰：「我于沒時，如被人拖腳引下，喫數口水，入水底，爲綠衣一官人攜入穴。穴高且深，置我土室中。每夜袖糕餅之屬飼我，未嘗茹葷。問其所從來，初猶笑不言。及既昵熟，方云是水陸會中得來。因告之曰：『我因悶已久，試帶我出瞻仰佛事，少快心意如何？』彼堅拒不肯。求之屢矣。一夕，導我攀險梯危，上寺中，望燈燭熒煌，及詣香案邊，聽讀疏，乃是君官位姓名追薦我者。我料君在此，盤旋繞寺，不肯返。綠衣苦見促，我故逗留。會罷，強拽我行。我聞君咳聲，緊抱廊柱不放，遭他毆打極困。我怕天曉，遂舍去。此身墮九泉下不知歲月，賴君再生，皆佛力廣大所致。」喜甚而哭，遂爲夫婦如初。滿寺之人，莫不驚異。綠衣官人者，蓋水府判官也。

如同〈金山設冥〉，這則也發生在讀書人身上。士大夫

的美貌妻子竟然在渡長江時，被鬼怪擄走，囚禁了三年。三年後，深情的先生回來悼念妻子，舉行水陸佛事。水陸法會結束當晚的四更天，妻子竟然復活了。剛開始大家還弄不清楚狀況，不知道神情恍惚，一身狼狽的女子是功德主已經過世的妻子。等到這位士大夫清晨起床，才認出妻子來，也弄清楚了事情的來龍去脈。原來這三年來，妻子是被水府判官擄去了。夫妻兩人好不容易重逢，喜極而泣。故事仍是圓滿的歡喜結局。

〈金山設冥〉、〈金山婦人〉兩則故事，透露當時水陸法會結束的時間點，大約是在三、四更天左右。所謂的三更，是在夜裡的十一點至一點左右，也就是俗稱的子時。至於四更天，就是夜間的一點至三點了。不論對現代人或古代人來說，它們都是很晚的時間了，這是當時人們的觀察，仍和儀軌以下午爲結束的時間是不一样的。另一則〈慈湖夾怪〉的故事，或許還透露了水陸法會以「水陸」爲名的可能原因。

巢縣宰潘昌嗣，淳熙十年，解官歸金華。江行過蕪湖，至慈湖夾，天正晴，風忽起，撼擊所乘舟，雙櫓中斷。船師使舟中人並力撐篙，將傍岸，一半又折。駭窘失措，僅得抵蘆葦叢，攀以系纜。望十丈外，有異物突起

波上，其大如五尺盤，巨目方顴，類皆朱赤，全類神祠獄中所畫獅子鬼面者。潘焚香拋楮，家人齊聲誦佛，拜而乞命，且許至金山寺設水陸供答謝。久之，物睢盱稍低，遂沒不出。黃昏後乃定。惴惴宿泊，須曉始敢東下。侄孫子中，紹熙間，部臨川米，運到長風沙，爲驚浪所激，遙見一獸，仿佛若鰕魚，形闊如席，翹其尾，高出水面。每一鼓鬣，風輒隨而起。幸其徑去，亦爲之終夕悚然。乃知溫太真牛渚燃犀，所見皆此類也。

故事裡即將遭遇船難的旅客，他們最後藉著念佛，以在金山寺舉辦水陸法會爲交換條件，平息了水怪。它發生在淳熙十年，淳熙是南宋孝宗交替到光宗之間的年號，淳熙十年是一一八三年。如同其它水陸故事，這個故事也發生在讀書人或士大夫身上。潘昌嗣是當時的縣官，正要離職回鄉，不料卻在路上遇到了水怪，幸好全家人一齊念佛，還答應要在金山寺舉行水陸法會，因而免除了災禍。在這些故事裡，不難發現水陸法會，似乎和水上的災害有著關聯。

結語：奉「水陸」之名

前述幾則《夷堅志》的水陸故事，告訴我們至少在

南宋時，水陸法會已經是金山寺的主要儀式。金山寺位在鎮江，建於東晉，原本是座落在長江江心的島上，與長江南北兩岸隔絕。滄海桑田、地貌遷變，到了清朝，因爲長江河道變遷，金山寺與長江南岸相接。因此，以前在金山寺停泊，祈求水上交通往來平安，應當是人們必經的行程。乘地利之便，加上歷史名剎的因素，金山寺以水陸法會著稱，似乎是順理成章的。

據說水陸法會是因爲神僧託夢梁武帝，才有了儀軌。第一場的水陸法會，據說也是梁武帝在金山寺舉辦的。或許因爲金山寺是長江上的重要寺院，水澤的神怪也會以它爲主要場景，例如《白蛇傳》裡，白蛇水漫金山寺的橋段，正是故事的高潮之一。

《釋門正統》卷四認爲，水陸法會的「水陸」之名，得自「諸仙致食於流水，鬼致食於淨地。」也就是認爲水陸法會的「水」，針對的是仙人取食於流水。這是一種水陸法會的緣起觀點。

其實，施食是水陸法會的重點之一，而施食本來就是普施六道衆生，爲什麼要特別標出「水陸」呢？《釋門正統》的解釋並沒有說明這點。《夷堅志》的水陸故事，它的情節多和水中的怪異、災異有關。民間流傳的故事暗示我們，當時民間的觀點或許認爲水陸法會似乎

和水有關，它的靈應故事才會以此為主。水陸又盛行於長江流域，以金山寺爲重鎮。金山寺和水陸法會的緊密關聯，或許是因爲歷來繁忙的水上交通，人們爲了酬答水神的護祐，或是平息水中災異，標舉佛教儀式，施食

水神的功德而來。這是民間的觀點。根據《水陸儀軌會本》，水陸其實包含了「空」，之所以以水陸爲名，是其爲這兩處衆生的苦比較深重。這代表了宗教儀式專家的重要觀點。

太虛大師法語——人生的佛教（下）

人生，不論古今中外的宗教賢哲，總是教人爲善，與人爲善，向上進步以養成完美的人格；增益人類共同的生活，以求安樂、和平。佛教於充實人生道德，極爲注重，人生佛教尤以此爲基本。依佛教進修，更可由人生進升三界諸天，以及於出世三乘的羅漢、辟支佛、菩薩。即所謂依五戒進修十善、四禪、八定而生天，觀四諦而成羅漢，悟十二因緣而成辟支佛，修六度萬行而爲菩薩。再由天及三乘加功進行，成大菩薩，以大願大悲，遍一切世界普度衆生，即成爲遍在三乘六趣的大菩薩。由大菩薩積功累德，福慧圓滿，乃證盡善盡美正等正覺的佛果。所謂佛果，即以全宇宙、盡虛空、遍法界究竟清淨爲身，也就是人生煩惱痛苦完全消滅，至於最合理最道德的和平安樂的境界。

由此以觀：由人向下爲一切有情衆生，由人向上爲天及三乘、菩薩、佛。上下總依人生爲轉依，可見人生之重要性。我們應依佛的教法，在人類生活中，把一切思想行爲合理化、道德化、佛法化、漸漸向上進步，由學菩薩以至成佛，才是人生最大的意義與價值。

佛教，狹義說，佛是釋迦牟尼佛，教是釋迦佛所說三藏十二部的學理，故亦曰「佛學」。廣義說，一切衆生皆是佛，一切世間人及衆生的思想行爲、精神物質、正報依報的一切，總不出佛說的因果法則，故亦曰「佛法」。所以、普泛言之，佛教是一切衆生所依的佛教；切近言之，就是「人生的佛教」。今天感謝各位冒暑開會，即以此略爲貢獻！（覺先茗山記）

（見《中流》四卷七八期）